

## 第九回 出自名借聘定他人之婚 托別故說親作本家之伐

詞曰：

顛顛播播，只不分明說破。設色侵眸，散香觸鼻，引得人心難過。

明酬暗和，縱遮瞞，畢竟人兒有個。既長根芽，何必心慌，只宜膽大。 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花天荷與柳青雲自聯吟之後，彼此相敬，愈加親厚。花天荷知柳青雲志在書香，遂一意與他切磋文字，再不談及詩詞。柳青雲潛心半年，不覺經史皆通，文章超眾。凡遇考試，皆列前茅。郡中表表，有名士之稱。楊夫人知虧花天荷講究之力，一發敬重花天荷如神明。婚姻之約，雖未說明，卻已隱隱十拿九穩。不期度過了新歲，忽宗師掛牌考科舉，柳青雲只得別了花天荷，自到省中去赴考。

一日花天荷獨坐書房中，忽老人家進來報導：「向日在府中，追趕花爺回廣東去的那位馬將爺，在外面要求面見花爺。」花天荷聽了，沈吟道：「他來要見我作甚麼？莫非又是總戎之故。」因吩咐老人家道：「你只說回浙江去了，不在這裡罷。」老人家去了，又進來傳說道：「那馬將爺說，一路訪來，已知花爺尚在此未回。又說他此來，是為花爺的喜事，不是總戎處的軍務。特特遠來，定要求見花爺一面。」花天荷見說不是總戎的軍務，放了心，方走出大廳來相見。見過，花天荷就問道：「廣閩相距千里，既不是總戎軍務，又有何事，直勞馬爺遠駕到此？」馬岳道：「總戎自花爺行後，大是不安，幾欲差人再來追趕，自覺無顏，因而止了。小弟此來，乃受一敝相知之重托，欲與花爺訂秦晉之盟，結朱陳之好，故不惜奔馳而來，敬執柯斧。」花天荷聽了，大笑道：「小弟浮萍斷梗，落魄無成，為世所棄久矣。設有佳人，粵中豈無王謝？乃舍咫尺之甜桃，而覓千里外之苦李，真奇聞也。不知是誰閨閣，有此異舉？乞明見教。」

馬岳見大廳上人眾，因說道：「此事情關兒女，不便宣言，乞一密室，好將底裡上陳。」花天荷遂起身把馬岳邀到書房之中坐下。馬岳方言道：「敝友趙天爵，號人虎，現任參府。只怕花爺也知道。他有一位千金小姐，生得千嬌百媚，美貌異常。今年方一十六歲，況又識字知書，下筆成文，不減才子。就是趙敝友往來文移筆札，皆出其手。趙人虎夫婦愛之如寶。許多同僚貴介求婚，因嫌武夫粗豪，不入其眼，所以一概謝訖。趙小姐說，去春曾在花田看花，遇見花爺。因見花爺青年儒雅，自是玉堂貴器，遂矢志於天，達知父母，願結絲羅。敝友趙人虎喜其得婿，急急稟知總戎，求總戎作伐，而花爺忽又為高天之溟鴻矣。趙小姐因婚姻不就，竟一病懨懨，至今不起。趙敝友夫妻百般醫治，苦口寬慰，只能不好，岌岌乎有性命之憂。他夫妻驚慌無措，因訪知小弟曾追請過花爺，知道花爺的來蹤去跡，又訪問花爺的舊役，說花爺同一位柳相公回來了，故再三懇求我小弟，求追尋花爺，成全此一段良姻。今幸天緣湊合，恰遇花爺在此。若此處不遇，小弟直趕至浙中尋訪。乞花爺念趙小姐一雙識英雄之目，並一片願托終身之誠，憐小弟千里奔走繫足之勞，並體趙敝友作父母愛女擇婿之意，慨然允從。至於趙小姐容儀之美，想花爺已於花田中見其大概，不待小弟之重贅也。不知花爺意中以為何如？」

花天荷聽了，心下明知是柳青雲之事，錯認了他。正想要替柳青雲作伐，恨無門路，恰恰來說。便乘機說道：「去春曾在花田見一女子，窈窕出眾，每每動好迷之思。但只恨天各一方，無路訪求，故至今尚勤反側。今依馬爺說來，想此女正是趙參府之令愛也。既承不棄，欲以琴瑟相從，不啻孟光之願配梁鴻。況小弟正四海求凰，有美如此，豈不願歸玉鏡？但有許多不便，不知馬爺可能為我周旋？」馬岳道：「只要花爺親口允了親事，任憑有甚疑難，無不從命。」花天荷道：「第一，是小弟不願在總戎名下作官，若寫我花棟的名字，到趙家去納聘為婿。未免總戎得知，又要來纏繞，意欲改一姓名，且以一物先納了聘，使彼此安心。稍延一二年，待總戎忘情於我，那時節便悄悄來行大禮結婚，便不相礙矣。不知馬爺台意以為如何？」馬岳聽了大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趙小姐意中，只要花田中那看花之人，便完了他的心願了，又那管他姓張姓李。這個一任花爺去改。趙小姐今年才交一十七歲，只要一物作聘，定准了，便遲一二年結親，又有何妨？都依你，都依你。花爺快收拾聘物，待小弟速速回去，好與他們報喜，也不枉小弟一番跋涉。」

馬岳來時，老人家早已報知楊夫人，花爺有客到了，遂備出酒餚來待客。花天荷與馬岳同飲，飲酒中間，花天荷因問起峒賊之事近日如何？馬岳道：「前番峒賊出劫，被伏兵勝了兩陣。故峒賊知道總戎識他的路徑，心下害怕，不敢出來。一時傳總戎用兵如神，故此平安多靜。前日偶然又有幾處峒賊出劫，總戎不知為何又探不著伏兵之路。竟被峒賊得利，滿載而歸。近來又時時報賊出劫。總戎又依舊弄得沒法。只怕後來還有大失利之時，花爺何不入廣去作一番事業？花天荷道：「非是小弟不願作番事業，但見總兵膽小無才，終須致敗，故不欲為他所累耳。」飲罷，馬岳辭席，又叮囑道：「花爺速速打點聘物，小弟明日一早就來領取要行，恐趙敝友為他令愛之病懸望之至。」說罷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盡知君子思賢配。淑女何嘗不慕才。

父母一心愛兒女。冰人千里有安排。

花天荷送了馬岳去後，回到書房。因吩咐一個書童道：「你可入去稟知太太，說我問太太，可有留下為你相公定親用的貴重之物，要借一件用一用。」書童入去見楊夫人，就把花天荷之言一一說了。楊夫人聽了，心下沉吟道：「他借聘物何用？莫非又別定親？」又想到：「他既別定親。為何又要借路兒定親之物？縱不然代路兒定親，路兒又不在家，豈有不說一聲竟代他定親之理？」再三猜度不出，然知花天荷是一個作事老成之人，必不差錯，只得來把留下要與柳青雲定親用的一對碧玉連環取出來，恐書童不的，因又吩咐老人家拿到書房來交付花天荷。又問花天荷道：「這聘物果然是花爺要麼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正是我要借用一用。」接在手一看，見是一對碧玉連環，乃大喜道：「好一件貴物，甚是合宜。」因收下了，竟不說何作用。老人家回覆楊夫人道：「碧玉環正是花爺要用。」楊夫人問道：「你可知他要作何用？老人家道：「這花爺作事神出鬼沒。那裡與人得知？太太只管放心，料無差池。」楊夫人尚在猜疑。不題。

卻說花天荷有了聘物，遂買一個銷金禮貼，就寫了小婿柳路的名字在上面，包裹得停停當當，等他次日馬岳來時，吩咐與他道：「客中之物。聊以此代紅絲一縷，煩馬爺致意。」馬岳見是對碧玉連環。乃貴重之物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此物一到，趙小姐的沉痾立起矣。」又見禮帖上寫著柳路名字，又大笑道：「花爺這姓改得甚妙，不是花便是柳了。」花天荷又叮囑道：「馬爺此去，請代為致意。」

花棟改名。若說是我花棟改姓，便生許多議論、只說是那日花田看花之人實實姓柳 這一件事就完了」馬岳道：「這個都在我心上 學生知道，不須花爺吩咐。遂將禮書并玉連環用一皮匣收拾好好。方謝別上馬而去 正是：

認錯何曾錯，言差卻不差。

一條平坦路，莫道是歪斜。

馬岳得了聘物歡喜而去不題。

花天荷以為全了柳青雲作伐之信。也自歡喜。只有楊夫人心下疑疑惑惑。不知是甚緣故 柳青雲又不在家。無人商量，只得細細對女兒說了，道：「前日兄弟說你的姻事已與他說了，他為何今日又借聘物去定親？定親之物送去，便自然受了、為何又說是借用，終不成既定人了。還取得回來麼？此事作來甚是糊塗。不知何意，莫非疑你兄弟與他議的婚事不確，故他又去別定？藍玉小姐道：「我看這花生乃一至誠君於，若有成議，決無失信之理。母親但放心，不須過慮。」楊夫人道：「我也知道他為人不苟。但昨日明明借物定親，因此上我才放心不下。」

躊躇了幾日，忽柳青雲考完回家，楊夫人略問考場事。就把花天荷借聘物定親之事，細細與他說了，道：「不知此是何意。定是你前日姐姐之事說得不明白，故他又生別想。」柳青雲聽了也吃驚道：「這事為何？遂忙忙走到書房來見花天荷，說道：「兄好信人也，小弟方別數日，怎麼就忘了前言，又別定婚耶？花天荷大笑道：「小弟定親。正為不忘前言。兄不謝我，反責我，何嘖嘖也？柳青雲道：「兄定親大事，小弟安放阻當？但兄前言必欲面貌【與小弟相同者方娶，今所定之人，見耶？未見耶？果與小弟相似者，則恐未然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願與兄相似者，小弟之志也 兄又未發此願，何足怪也。柳青雲道：「兄既守約，則前日為何又遣溫家之玉鏡？花天荷又大笑道：「兄之話一發好笑。難道為小弟守約，竟要令天下人皆不遣聘，連兄也不許行聘耶？柳青雲道：「正為兄行聘爽約，教小弟詫以為奇。若天下人與小弟行聘，小弟又何敢多嘴？花天荷又笑道：「兄一個精細人，為何專說糊塗話？若是小弟行聘。小弟雖在窮途，豈無一物？而必欲假兄之碧玉連環耶？柳青雲聽了，低頭暗想道：「正是耶，他定婚為何用我之物？若為別人定親，一發不當用我的聘物。若為我聘，除非是花田女子。但花田女子家世尚未訪清，他就同我來了，豈有路隔千里外，又無依無固，而突然以一物行聘之禮？真令人不可測。」因笑對花天荷說道：「兄台吞一半，吐一半 深微作用，小弟粗淺之人，如何忖度得出，徒使人悶悶。乞兄明以教我，何如？」花天荷笑道：「小弟吞一半，吐一半、使兄悶悶，兄便自知。若兄前日許小弟作伐。又許變作女子嫁我，吞一半，吐一半，何不管小弟悶殺耶？兄若要小弟說明今日之事，小弟亦求兄將前日所許之事見教個透徹。」

柳青雲聽了，不覺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兄台原來為此。故設此疑關奈何小弟。但小弟托兄之事雖未說明，那字字實情，俱大可表。至於兄不視小弟為何如人。乃故作無稽以相戲。殊覺不情。」花天荷道：小弟未嘗不情，若吾兄此言方可謂之不情、柳青雲道：「小弟為何反是不情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兄之言，既可矢之天日 何以見小弟之言便不可失之天日？便為相戲？前謂小弟與兄相戲，猶朋友之常，可也。小弟向老伯母處借出碧玉連環以為聘，豈亦敢相戲耶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兄既如此說，所謂聘者，必別有所主，小弟不復問矣 至於小弟作伐之事。兄亦不必問 若慮不確，即求以一縷為江臯之贈可也。其人好醜，僅如小弟，若過求之，則非小弟之罪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兄既不肯明言，小弟亦不復再問矣、但云納聘，納於何所？亦乞示知。」柳青雲道：「要兄納於小弟，小弟固不足取信於吾兄。仁兄竟面納於家母處，家母若受之，則未有敢欺犯吾兄之理矣。」花天荷道：「老伯母若肯受聘，小弟萬萬不疑矣但定婚一番，縱不深窮底裡，而名姓亦須掛於胸中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既有人，豈無名姓？性藍名玉，就明對兄說也不妨也。花天荷道：「既承兄教，則謹受命矣、但愧在客中，無黃白之物可以作紅絲之不迷，奈何？柳青雲道：「淑女所慕者，君子之人與君子之才耳，豈在金銀？聘物不論貴賤輕重，且要為兄心愛則可也。花天荷想一想。道。珠玉玩好，小弟素不珍愛。錦繡羅綺。從不留情。所供朝夕者，唯斷簡殘編。而今且棄去。四海空囊，豈堪作溫家玉鏡？唯天台老人贈小弟一冊，謂小弟功名、婚姻皆在此中。今雖功名、婚姻不知何在。然此冊實小弟所重，不知可以充作紅絲否？柳青雲聽了大喜道：「此冊乃仙人所贈。無價之寶。不但勝於溫家玉鏡，又過於搗玄霜之玉杵矣。妙不容言。但擇一吉日納之可也。」二人議定了。各各歡喜。正是：

淑女從來懷吉士。良人自願賦桃夭。

赤繩已許纏雙足，烏鴉何愁不渡橋？

柳青雲既與花天荷議定了擇吉納聘，便忙忙進來報知母親道：他借聘物不知何用，再不肯說明。但姐姐之事已言過，擇吉日就納聘為定了。」楊夫人道：「我所慮者，只恐他別有所定。便棄此盟。但既肯行聘禮。定你姐姐，則他別聘之事或是代人。便不要管他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孩兒也替他這樣想，但他言客中無甚重聘，止有一冊，乃仙人所贈，是他的至寶，情願行過來以為定聘。」楊夫人道：「這都不必論，只要定准便是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定倒定了只是有一說，說與母親知道：「楊夫人道：「還有何說？柳青雲道：「花天荷親來納聘時，母親只消若驚若喜的糊塗收下了，斷不可分清理白，說出是姐姐來」楊夫人道：「此事為何？」柳青雲道：「這花天荷看得功名太輕，詩酒為重若早作了婚事，與姐姐詩酒為機，便恐功名的念頭愈淡了。不若且隱隱約約，只勉勵他烏紗作親，他自留心青紫。」楊夫人聽了道：「我兒這也說得是，我知道了。」

過了幾日，果著人選了一個好吉日，與花天荷說知。叫花天荷又帶著人穿了吉服。又將一幅紅錦把冊子包了，叫小雨捧了，親到後廳來。廳上早已結彩鋪氈。楊夫人也穿了京兆三品夫人的吉服。柳青雲是儒巾藍衫陪著。花天荷直入後廳。楊夫人接著，花天荷到了廳中直立著，請楊夫人居上。楊夫人（的這受了四拜，花天荷讓）略略推辭。就似岳母待婿一般，竟半答半不答的受了四拜。花天荷拜完了 親自雙手捧過冊子來，送與楊夫人楊夫人也親手接了。交與僕婦，放在廳中案上。花天荷又拜了兩拜、然後（與）柳青雲同花天荷也對拜四拜 拜畢。留茶、茶畢，柳青雲就邀花天荷到廳旁一間內書房去坐。

原來這間內書房乃藍玉小姐弄筆之處。收拾得精潔幽雅。又十倍於外書房、樹木花草俱有仙氣，檻窗戶牖絕無點塵。架上牙籤堆滿，案頭筆墨縱橫 當中匾上題著「錦香窩」三字。花天荷只認是柳青雲讀書之處，因說道：「兄台又有此藏修之處，何患學業之不成？柳青雲笑道：「小弟聞古來讀書之士。每每囊螢映雪，又聞鑿壁偷光，不在屋宇之華美。弟又聞 賢損志。愚益過，小弟居此所以無才也。」花天荷笑道。『必如兄言，則玉堂金馬皆不識字之人也』二人相對大笑

笑未完，楊夫人又命二女童送出茶來 一女童發才覆額，一女童發僅披肩。皆韶秀可愛。柳青雲邀花天荷坐下吃茶。花天荷坐下一面吃茶。一面細細觀看。忽看見案上一座小插屏上帖著一首小小的花箋 箋上似有題詠 因移坐向前去細看，只見那箋上蠅頭小楷寫著一首詩，題目是：「賦得游魚啖花影。花天荷且不看詩。先低著頭想一想。因對青雲說道：「此題全是虛景。實須著筆畢。」後又看那詩，只見那詩道。

誰識洋洋樂處機，靜中亦解鬥芳菲。  
空香幾飽疑還似，秀色頻吞是也非。  
乘興已忘聲寂寂，相親尤卻影依依。  
雖然辜負東皇意，滿擬春光果腹歸。

花天荷看了，不勝驚喜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不即不離可以入神矣。」及看是何人所作，卞面競未落款、因對柳青雲道：「此內室非外人所可到定是兄台之佳作也！兄台有此美才。何往往自悔。真不量也。」柳青雲亦不敢任，又不敢辭。只得掩口微微而笑、又坐不多時。童子來稟道：「外面有酒了，請相公同花爺去坐。」花天荷聽見請，但點點頭，卻東觀西看只不動身、柳青雲見花天荷捨不得出去，因吩咐：「便取酒到此來飲罷。」花天荷見了大喜道：「甚妙。小弟坐此，只覺有一種芳香之氣襲人，令人低徊想像而不忍去。不知何故？」須臾酒至，花天荷吩咐道：「此乃曲房幽室，止宜清樽小飲，若杯盤狼藉便覺不雅若有盛饌。存之於外可以再領。」柳青雲聽了大喜，以為得體因命取出家藏的缶器，盛了美品佳饈，二人對飲。

花天荷一面飲酒。一面屬想，止望要和「游魚啖花影」之韻。柳青雲催他飲酒，他俱出了神去，飲得沒頭沒腦、柳青雲不知他想要是和詩，只道飲酒沒興，又只管勸飲。花天荷卻想了半晌，再和不成。因取酒連飲了兩杯，忽大叫西「我花天荷今日江淹才盡，拜柳青雲之下風矣！」柳青雲聽了大笑道。『此何說也？』花天荷道：「昔李白要題黃鶴樓詩，因見崔灝題了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」之句，再不能勝他，因作打油以自嘲道。

一拳捶碎黃鶴樓，一腳踢翻鸚鵡洲。

眼前有景道不得。崔灝題詩在上頭。

小弟今日見了青雲兄『游魚啖花影之韻，欲和一首，苦索枯腸再和不出，亦猶太白之於崔灝也。只好打油自嘲而已。」因取筆也寫四句道。

打水欲將游魚驅，移雲欲將花影除。

眼前有景道不得，柳子題詩壓倒予。

寫罷，因持杯引滿大酌，道：「該罰，該罰！」柳青雲看了，因大笑道：「太白為黃鶴罷賦，崔灝或者生色。吾兄若為游魚擱筆，柳子不幾慚殺乎？要罰還該罰我。」亦持酌引滿而酌。二人說說笑笑，直吃得爛醉如泥，方才放手。只因這一醉，有分教：歡娛正好，離別忽生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